

克莱采奏鸣曲

〔俄〕 列夫·托尔斯泰著

44
3

浙江人民出版社

文学小丛书
契诃夫小说选

汝龙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封面设计：徐中益

契诃夫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93,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5\frac{7}{8}$

1979年1月北京第1版 1979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680

定价 0.32元

内 容 提 要

《克莱采奏鸣曲》是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著名中篇小说。作品写的是一个因妒杀妻的故事。贵族青年波兹德内谢夫和当时的一般贵族子弟一样，婚前一方面过着放荡的生活，一方面却憧憬着有个美满的家庭。后来他看中了一个贵族女子，谁知婚后夫妇间时起口角，更无纯洁高尚的爱情可言。当他的妻子与一个小提琴家因一起演奏而发生暧昧关系时，他遂愤而将妻子杀死，犯下了罪行。作品通过主人公忏悔性的独白，深刻地批判了贵族社会的家庭生活、婚姻制度以及两性关系的虚伪、堕落和罪恶。

本书还收入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其他三篇很富有艺术特色的短篇小说：《天网恢恢》、《一颗鸡蛋大的麦粒》、《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在写作技法上都有值得借鉴之处。

目 录

- 1 克莱采奏鸣曲
- 100 天网恢恢
- 110 一颗鸡蛋大的麦粒
- 114 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
- 133 译后记

克莱采奏鸣曲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八节

“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

《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十一节

—

早春。我们乘火车已经走了两天。短途旅客在车厢里进进出出。但是有三个旅客和我一样，一路上都未下车。一位是太太，长得不漂亮，也不年轻。她抽着烟，面容憔悴；穿一件男式的外套，戴一顶便帽。另一位是她的熟人，一位四十来岁健谈的男子。他的样样东西都显得新鲜利索。第三位是一个五短身材的人，总是独自呆在一边。他岁数不大，但是他的卷发却过早地白了。他的动作有点乖张，一双光瞪瞪的眼睛总是迅速地从一样东西移到另一样东西上。他穿一件羔皮领的旧大衣，它显然是一个第一流的裁缝的手艺；头戴

一顶高顶的羔皮帽。当他松开大衣扣子的时候，就露出一件俄国式的坎肩和绣花的衬衣。这人的一个特点是他老是发出一种很古怪的声音，有点象是要清一清嗓子，又象是刚要扬声大笑而又戛然而止了。

这人一路上都小心翼翼地躲开别的乘客，不同他们结识或攀谈。当旁边有人同他说话时，他也总是短短地答个一字半句的，过后，就顾自看书啦，抽烟啦，喝茶啦，眺望窗外的景色啦；要不，就从一个旧旅行袋里取出东西来吃。

我觉得，他的落寞孤寂使他自己也很难受，就几次试着和他攀谈，但是每当我们目光一相遇（这是经常有的，因为他差不多就坐在我的对面），他就别过脸去，或者拿起书来，或者眺望着窗外。

第二天傍晚，我们的火车停在一个大站上。这个有点神经质的人给自己打来了开水，沏了茶。那个样样东西都显得新鲜利索的人——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律师——和他的邻座，那位穿着男式外套抽着烟的太太，到车站茶点室喝茶去了。

在他们出去这工夫，车厢里又进来了几个新的旅客。其中一个刮过胡子、满脸皱皱巴巴的高个老头儿。他显然是个商人，穿一件鼯鼠皮衬里的外套，戴一顶大帽顶的布便帽。这商人在那位太太和律师座位的对面落了座，立刻同一位年轻人聊了起来。这个年轻人也是在这个站上的车，从他的外表判断，该是一个商人的伙计。

我坐在车厢中间那条过道的另一边，火车还没有开动，只要没有人从我们中间经过，我就能断断续续地听到他们的对话。商人开头说，他上他的田庄那里去，它就在下一

站。然后，正如常有的情况那样，话题转到物价和买卖。他们谈到莫斯科的商情，然后又谈到下诺夫戈罗德的市集。那个店伙说起他们两人都认识的一个富商怎样在那个市集上纵酒作乐的情况。但是商人打断了他的话头，谈到从前他自己怎样在库纳文市集上纵酒宴乐的情况。他对自己在闹饮中所扮演的角色分明感到洋洋得意。他兴高采烈地谈到他和他的一些熟人，还有他们刚才提起过的那个富商，有一次在库纳文怎样喝得酩酊大醉，怎样胡闹恶作剧一番。一谈到恶作剧，他不得不压低嗓门，用咬耳朵的方式说给那个年轻的伙计听。伙计听后立即捧腹大笑，使整个车厢都为之愕然。老头儿也乐不可支，哈哈大笑起来，露出了两颗大黄牙。

我料想大概听不到什么有意思的话了，就起身想到月台上走一走，等待开车。在车厢门口，我遇见那位律师和太太，他们正向我走来，一路上谈得挺起劲。

“你会来不及的，”那位好交际的律师对我说，“第二遍铃声马上就要响了。”

我还没有走到车厢的那一头，铃声果然响了。在我回到车厢的时候，那位太太和律师之间那场热烈的谈话还在继续进行。老商人不吱声地坐在他们的对面，目光严厉地看定前方，时不时地发出一种不以为然的咕哝声，仿佛嚼着什么似的。

“于是她就明明白白地告诉她的丈夫，”在我经过的时候，律师微笑着说，“说她是不能、也不想跟他过下去了，因为……”

他下面还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楚，因为在我后面又进来了几个旅客。列车员过去了，又匆匆忙忙地进来一个服务员。

有好一阵，喧声把他们的谈话声淹没了。当一切复归平静的时候，谈话显然已经从某个特定的事件转到一般的话题了。

律师说，欧洲的舆论现在正在大谈其离婚的问题，“那一类”的案子现在在俄国也越来越多了。注意到只有他一个人在说话，他停下来了，转向那位老人。

“在从前，那种事可是没有的，对吧？”他满脸堆笑说。

老人正要答话，这时候火车开动了。他摘下帽子，划了十字，嘴里念念有词地作了祷告。律师别过脸去不看他，彬彬有礼地等着他。老人做完了祷告，划了三次十字，端端正正地戴上帽子，把它一直拉到额头上，在座位上坐合适了，这才开腔说话。

“那种事，就在那个时候，有也是常有的，先生，只不过，没有现如今这么多就是了。”他说，“这现如今的世道，它是没法不发生的。人们受的教育太多啦。”

火车越走越快，每到铁轨相接的地方，车厢就微微地震颤一下，使得谈话的声音很难听清，不过我由于感兴趣，就凑近了些。坐在我对面的那位眼睛光瞪瞪、有点神经质的人，显然也感兴趣，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听着。

“受教育有什么不对呢？”那位太太说，似有若无地一笑。“在旧时代，新郎新娘在婚前经常是连面都见不着的。说真的，那样的结婚决不会更好。”她接着说。象许多别的妇女一样，她并不回答谈话对方的话，却去回答她以为他会说的话。“她们都不知道她们是否相爱，能否相爱，就随随便便地同任何男子结了婚，痛苦一生。你认为这会更好？”她说，分明地冲着我和律师，却不怎么理会和她说话的老人。

“他们受了那么多的教育。”商人又说一遍，轻蔑地瞧了瞧那位太太，没有回答她提出的问题。

“我倒想请教，你将怎么解释教育和夫妇不和之间的关系呢？”律师说，现出一个难以觉察的微笑。

商人正想说话，那位太太打断了他。

“不，”她说，“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律师拦了她的话头，

“是啊，不过还是让这位先生谈谈他的看法吧。”

“一切蠢事都来自教育。”老人断然地说。

“他们让那些彼此并不相爱的人结了婚，然后又怪他们为什么不能和和气气地过日子。”那位太太急匆匆地说，转向律师、我，甚至那位店伙计。那店伙这会儿已经站了起来，靠在座位的椅背上，脸带笑容，听着这场谈话。“要知道，只有动物才能听凭主人的意志配对儿，人是有爱好和感情的。”太太说，明明有意要刺一下那个商人。

“你不该这么说话呀，太太，”老人说，“动物是牺牲，而人是定得有法律的。”

“对啊，但是同一个跟你没有感情的人生活在一起，那又算怎么回事呢？”太太又赶忙说出她的理由。在她看来，这理由大概新鲜得很。

“通常，他们也并非都是如此，”老人用俨然的口吻说。“只有现如今才时兴这种事。丁点儿大的事，她们就说：‘我不跟你过啦！’现在这种风气也传到农民中间去了。‘你呆着去吧！’她说，‘喏，这是你的衬衣，这是你的裤子，拿去，我要跟万卡过啦，他那头卷发就比你的好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娘儿们最最要紧的是应该有所敬畏！”

店伙对律师、太太和我都瞥了一眼，分明忍俊不禁，并且准备根据大家对老人这番话的反应而决定予以嘲笑还是表示首肯。

“敬畏什么？”太太问。

“敬畏什么，敬畏她的丈夫！就是这么回事！”

“哎呀！先生，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太太颇为悻悻地说。

“不，夫人，那样的时代是不能过去的。夏娃，既然是男人的肋骨做的，那怕是地老天荒，情况也不会改变。”老人说。他这样严厉地、带着得胜的神情点了点头，以致那个店伙立刻得出结论，认为胜利是在老人一边了，于是扬声大笑起来。

“是啊，这是你们男人的说法。”太太并不认输。她转向我们说：“你们自己可以自由自在，为所欲为，却把女人关在闺阁绣房里。你们自己要做什么当然都是许可的罗。”

“谁也没有许可什么，但是一个男人是不会给家里带来娃娃的；而一个女人家，一个妻子，那就靠不住了。”商人坚持说。他的口吻是那么俨然决然，分明征服了他的听众，甚至连那位太太也觉得被击败了，不过她还没有屈服。

“不错，不过我想你也会同意，女人也是人，她和男人一样也有感情吧。那么请问，她要是爱她的丈夫，她该怎么办呢？”

“不爱她的丈夫！”商人严厉地说，扬起眉毛，扯动嘴唇。“她会爱的，你放心好啦！”这个意想不到的理由特别中那个店伙的意，他发出一种表示赞许的声音。

“哦，不，她不会的！”那位太太说，“如果没有爱

情，靠强迫是不顶事的。”

“对啊，假如妻子不忠实，那又该怎么办呢？”律师问。

“这不许可。”老人说，“根本就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如果发生了，又该怎么办呢？要知道这样的事确实有呀。”

“有人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可没有。”老人说。

大家沉默了。店伙挪了挪位置，凑得更近些。他明明不愿意显得落后，微微一笑，开言道：

“是啊，我们那儿的一个小伙子就发生了一桩丑事。这是一桩很难办的事，是一个破烂货干的。她着了魔道啦。小伙子很体面，也很有教养。开头她同一个办事员胡搞。丈夫想和和气气地劝醒她了事。她不罢手，倒耍起种种的鬼花招来。随后，她索性偷起他的钱来啦。他揍了她一顿，但是她还是一个劲地往邪路上走，竟同一个，恕我直说吧，不信教的犹太人私通。他怎么办呢？索性把她赶出去了，自己打光棍，而她呢，就到处鬼混。”

“就因为他是一个傻瓜呀。”老人说，“只要一开头他就狠狠地管教她一顿，不让她胡作非为，咳，用不着担心，她就会乖乖地跟他过啦！事情都出在开头手软上。在地里信不得马儿，在家里信不得娘儿们嘛。”

这时候，列车员进来收下一站下车乘客的车票了。老人给了车票。

“是呀。娘儿们就得及时管教，不然，你就什么也落不下啦！”

“不错，可你自己刚才还谈到都是些已婚男子怎样在库纳文市集上寻欢作乐呢。”我忍不住插上一句。

“那是另一码事啦。”老人说，沉默了。

火车汽笛一响，商人站起来了。他从座位下面取出他的旅行袋，扣好外套，稍稍举了举帽子，走出了车厢。

二

老人一走，几个人同时说话了。

“一位老派的老爷子！”店伙说。

“活生生的一个‘家训派’！（注）”太太说，“多野蛮的关于妇女与婚姻问题的见解啊！”

“是啊，在婚姻问题上，我们的理解离欧洲人还远得很。”律师说。

“这种人不理解的主要之点是，”太太继续说，“没有爱情的婚姻算不得是婚姻，只有爱情才能使婚姻神圣化，也只有为爱情所圣化了的婚姻才算得是真正的婚姻。”

店伙微笑地倾听着，使劲地设法记住这些聪明的谈吐，以备将来可以搬用。

就在那位太太说话中间，我们听到从我的身后传来了一种声音。它有点象是哑然失笑，又有点象是呜咽抽泣。我们转过脸，就看到我的邻座，那个白头发、眼睛光瞪瞪的孤独的人。原来在我们谈话之间，他已经悄悄地凑上来了，因为

注：《家训》是十六世纪的一本俄国书，据说是伊凡雷帝年轻时的忏悔师西尔威斯特教士写的。内容无非是教人怎样治家，男子怎样严厉管教妻子，等等。信奉这一套的叫做“家训派”。

这场谈话显然使他很感兴趣。他站着，把胳膊肘支在座位的靠背上，显然十分激动，脸涨得通红，连腮帮上的肌肉都哆嗦起来了。

“使婚姻圣化了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情……呢？”他迟迟疑疑地问。

看出说话人那副激动的神情，那位太太就想尽可能充分而又平心静气地回答他的问题。

“真正的爱情嘛……只有在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之间存在着这样的爱情，结婚才有可能。”她说。

“是啊，但是应该怎样理解‘真正的爱情’一词呢？”那位眼睛光瞪瞪的绅士带着尴尬的笑容怯生生地问。

“谁都懂得什么是爱情嘛。”太太回答，显然希望中断同他的谈话。

“但是我不懂。”那人说，“请你务必费神谈一谈你所理解的……”

“怎么呐？这很简单嘛。”她说，但还是停下来想了一想。“爱情吗？爱情就是对一个人的排他性的爱恋超出于对其他任何人的爱恋。”太太说。

“多久的爱恋？一个月？两天？还是半小时？”白头发的人说，笑起来了。

“请原谅，我们谈的显然不是一回事。”

“哦，不！正是一回事。”

“她的意思是，”律师指一指太太插话说，“首先，婚姻必须是倾慕——要是你高兴，也可以说是爱情——的结果。只有存在着爱情，婚姻才会是，就这么说吧，才会是神圣的。其次，当婚姻不是以自然的倾慕——也就是爱情，要

是你愿意用这个词儿的话——作基础的时候，它就缺乏使它具有道德上的约束力的要素了。我理解得没有错吧？”他转向太太加上一句。

太太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解释。

“如此说来……”律师接着说——但是那个神经质的人，这时候眼睛灼灼发光，显然在拚命控制住自己。也没有让律师把话说完，他就开口说：

“对啊，我说的正是这个问题：爱这个人而不爱别的人。现在我只要问：持续多久的爱恋？”

“多久吗？很久很久，有时候就是一生。”太太回答，耸耸肩膀。

“啊，那在小说里倒是有，在现实生活里可就没有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对一个人的爱可能持续几年（这也是少有的），更多的是几个月，也许只有几星期，几天，甚至几小时。”他说，分明意识到自己语惊四座，并且为此而高兴。

“啊呀，看你说些什么呀？”“可是不……”“不，请听我说……”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说起来。连那个店伙也发出一个含糊的表示不以为然的声。

“对，我知道，”那位白头发的人以盖过我们大家的声音大声说：“你们说的是应该怎么样，而我说的实际上是怎么样。对于每个美貌的女人，任何男子是都会体验到你们所说的爱情的。”

“啊，你说得真可怕！但是在人们之间，那种被称作爱情的感情确实实是存在的，而且不是持续几月几年，而是持续一生！”

“不，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爱情！即使我们假设，一个男

人终其一生将感情专注于一个女人，但是那个女人也很可能会爱上别的男人。过去如此，现在也还是如此。”他说，拿出烟盒，抽起烟来。

“但是感情恐怕是两个人之间相互的事吧。”律师说。

“不，先生，这不可能！”对方回答道。“这就象说，在一满车的豌豆里，两颗做了记号的豌豆会挨个儿凑在一起一样。此外，还不止是这样不可能，还有那不可避免的履足。说终生眷恋一个人，就象说一支蜡烛可以点一辈子一样。”他说，贪婪地吸了一口烟。

“但是你说来说去，说的总是肉体的爱。难道你不承认有基于理想上的一致，基于精神上的亲密无间的爱情吗？”太太问。

“精神上的亲密无间！理想上的一致！”他重复那位太太的话，发出他那种古怪的声音。“但是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在一张床上睡觉呢？（原谅我说话粗俗！）人们到一张床上睡觉难道是由于理想上的一致吗？”他说，爆发出一一种神经质的笑声。

“但是容我说一句，”律师说，“事实驳斥了你的说法。我们确实看到，婚姻是存在的事实。全人类，或者说，全人类的大部分是过着婚姻生活的。许多人长期地忠实地过着配偶的生活。”

白头发的人又笑了。

“起先，你们说，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当我表示怀疑除了性欲之外还有什么爱情的时候，你们却用存在着婚姻这个事实来证明爱情的存在。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婚姻，无非是欺骗而已！”

“不，允许我说一句，”律师说，“我不过是说，婚姻是一向存在的，现在也还存在而已。”

“婚姻确实是存在的，但是为什么会存在的呢？有些人认为婚姻是神圣的事，是在上帝面前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不可思议的事。在这些人中间，婚姻确实一向存在，现在也还存在。至于在我们这些人中间，人们虽然也嫁也娶，但又认为结婚无非是交配而已，其结果是，不是欺骗，就是强迫。欺骗倒还容易忍受些。夫妻双方不过都装作过着以一夫一妻制生活的样子来骗骗外人，实际上过的却是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生活。这固然已经不好，但还可以忍受。最普遍的情况却是，夫妻双方对外都承担着同居终生的义务，而实际上，结婚一个月以后就开始互相憎恨对方了。他们都希望分手，但却不得不继续在一起过下去，这才把人们带到了可怕的地狱。它逼得人们去酗酒，去开枪自杀，去毒死自己或对方，”他滔滔不绝地说下去，越说越快，不让人家插嘴，而且变得越来越激动。我们都感到挺尴尬。

“是啊，毫无疑问，在婚姻生活中惊险的插曲是有的。”律师说，希望结束这场令人不安的激烈谈话。

“我想你们大概已经看出我是谁了！”白头发的人柔声说，显然平静下来了。

“不，很抱歉，我还没有这种荣幸呢。”

“这倒不是什么荣幸。我就是在生活中发生过你所说的这种惊险插曲，也就是发生杀妻案的波兹德内谢夫。”他说，迅速地瞅了我们大家一眼。

大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都沉默了。

“好吧，没什么，”他用那种古怪的声音说。“不过请